

哲人日已遠 典型在夙昔

～側寫黃崑巖教授

曾育慧 & Mujibul Alam Khan

(前台灣國際醫學聯盟歐洲合作計畫專員)

得知敬愛的黃崑巖教授於二月底辭世，令人十分感傷。黃教授一生精彩，不但是傑出的科學家、教育家，更是充滿人道關懷、信念堅定的倡議家，在台灣醫學史上留下難以磨滅的足跡。除了創辦成大醫學院、推動醫學倫理和醫學院評鑑，以及後來提出「教養」的概念之外，比較少為人所知的是他曾經與一小群醫界與公衛人士，為了爭取台灣加入世界衛生組織（WHO）密集地出國遊說，爭取國際間對台灣的支持。筆者在這段期間有幸與黃教授共事，感受到其不平凡之處，特別撰文記錄這段歷程。

黃教授自 2000 年起，受台灣國際醫學聯盟創會理事長、前台灣醫界聯盟會長鄧昭芳醫師之邀，連續三年接下歐洲遊說團長的重任，帶領鄧昭芳醫師、詹長權教授、何美鄉教授、黃崑立教授和筆者等人穿梭在歐洲各國遊說。當時加入 WHO 已是政府與民間的共識，然而遊說資源皆著重在美國國會和每年五月世界衛生大會期間的運作，忽略民主與人權思想發源地歐洲。由於歐盟外交政策採共識決，再加上當時美國世界超強的地位在歐洲遇到抗衡，美國的遊說模式與成果並不適用於歐洲，因此遊說工作難度非常高，也急需發展有效的總體策略。黃教授雖非前二團歐洲行的成員，但他第一次領軍便讓所有人眼睛為之一亮，見識到他如何在歐洲古國將豐富的醫學與歷史素養轉變成征服人心的利器。

那是在天寒地凍的二月初，高齡六十七的他帶著團員在 10 天內跑遍德國、土耳其、希臘、義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六國。在拜會希臘醫師會時，臨時受邀在當晚的醫師大會中發表演講。提倡醫學倫理不遺餘力的黃教授在會中針對這個民族留給世界的珍貴遺產－希波克拉底斯（Hippocrates）侃侃而談，與會者莫不倍感親切而驕傲無比，接著語鋒一轉，提到醫學倫理依時代變遷與人類社會演化而與時俱進，其內涵也納入對基本人權的尊重與保障，因此將台灣人民孤立於世界衛生體系之外，嚴重地違背普世的醫學倫理價值。鏗鏘有力的一席話征服了希臘醫界。黃教授每趟出訪時，都一再與同行團員強調歷史觀和國際觀的重要性，尤其「每個知識分子都應該懂得他行業的歷史，這是成為那個行業的專家的一個必要條件…才能在本行承先啓後。」我們看到他把這項知識份子的特質應用在國際場合上，幾乎是無往不利。

在遊說的策略運用中，曾經有人主張「台灣不加入 WHO 將會落入非常悲慘的境地」。對此，黃教授大力反對，「如果我們自己覺得很 miserable，那人家就會說，你那麼可憐，讓大國保護就好了！這不是我們要的。」他不贊成打悲情牌，認為我們應該維持尊嚴、展現實力，以誠懇而平等的姿態，才能有效爭取其它國家的尊敬與支持。在這個主軸之下，歐洲各國對台灣的訴求總算有較清楚而深入

的瞭解，對我們提出健康是基本人權，因政治因素被剝奪是不合理且違反正義原則的說法多能認同。黃教授數年間不辭辛勞，總是在寒冬裏風塵僕僕地率團跑遍歐洲各國，清晨五點趕赴機場，晚上餐會結束回到飯店已近午夜，即使二天跑三個國家、五場拜會也絕不喊累，面對官員、議員、專業團體，總是不卑不亢地將他對於醫學、人權、倫理與正義，以及古今中外大勢的深厚素養化為吸引人心的訴求，使原本採取觀望，有時甚至態度冷漠的陌生人願意從傾聽，最後成為堅定的支持者。

在頻繁的搭機、轉機途中，黃教授如果不是跟大家分享人生經歷或討論遊說事宜，便是拿起一本發黃的小冊子認真地讀著。筆者曾經好奇地觀察，原來那是一本用日文寫的醫學倫理專書，便問他，「教授，以你對醫學倫理的瞭解，還需要讀這麼基本的東西嗎？」他嚴肅地放下書，開始談起對當下醫學倫理教育的憂心與期許，雖然我們早就聽了無數遍，但由此可見，醫學倫理確是他念茲在茲、心之所繫的重大課題。

黃教授也有可愛的一面。有一回，我們在住家樓下的義美食品買冰棒時，黃教授正好也拿著二盒冰棒來結帳，原來我們是鄰居！只是我們住在舊公寓的加蓋頂樓，而黃教授住的是隔壁戒備森嚴的大樓。他很高興地跟著我們爬上頂樓來家裏聊天，不但沒有嫌棄我們剛租下來的簡陋小窩，還幫我們四處巡查，提醒有那些地方、那些管線要多加注意，自嘲他住的大樓有不少美國駐台人員，是反美人士攻擊的目標，也許我們家還比較安全一點！邊聊天還不忘要我們提醒他，走的時候要把暫放在冷凍庫的冰棒還他，想必教授是國產義美冰棒的愛好者。

前幾年接待外賓到成大醫學院參觀時，我們總會興奮地停在圖書館前方的黃教授半身像前，向外國友人介紹，這位醫學院的創辦人也是我們和許多後輩的心靈導師，如今言猶在耳，斯人已遠去。我們在黃教授的生命旅途上有幸與他短暫交會，他的一言一行足以令我們咀嚼、思考再三。黃教授，我們永遠懷念您！



圖片說明：2001 年拜會義大利外交部，左一為黃崑巖教授，左二為詹長權教授，右二為筆者之一曾育慧，右三為黃嵩立教授。